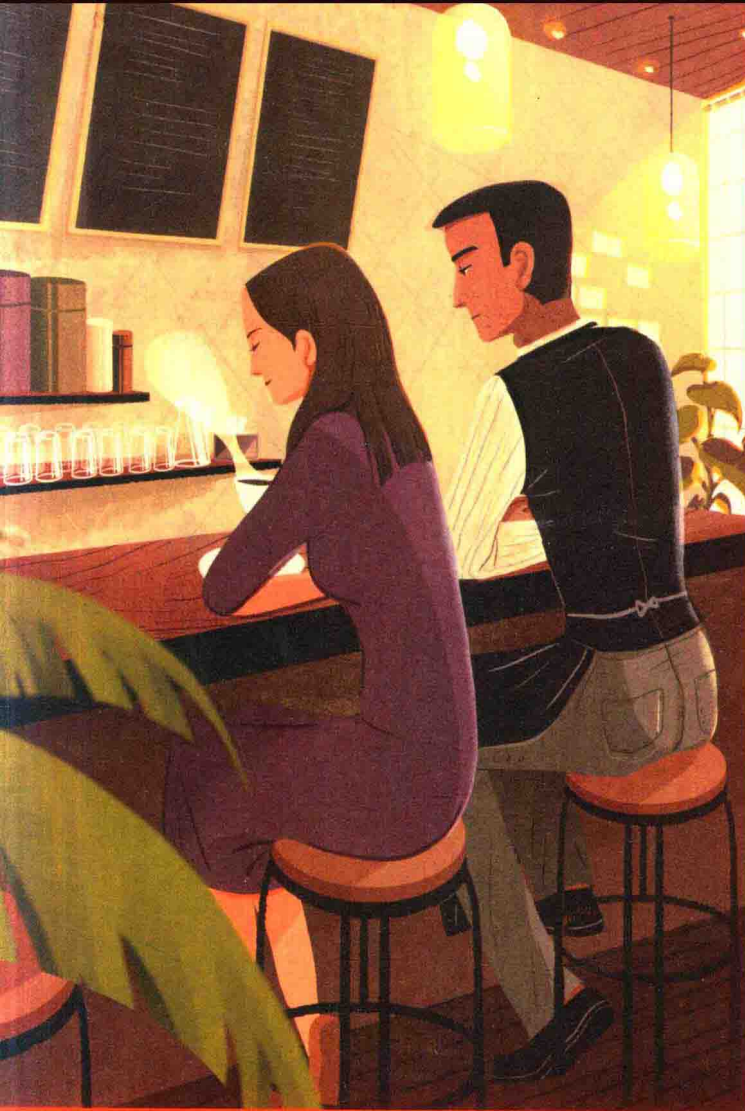


救赎咖啡屋

〔日〕池永阳——著
苏航——译



无法控制的欲望绑架时，
请，喝杯咖啡和他聊聊天吧。

救赎咖啡屋

珈琲屋の人々

[日] 池永阳 —— 著 苏航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救赎咖啡屋 / (日) 池永阳著; 苏航译.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10

ISBN 978-7-5596-0552-8

I. ①救… II. ①池… ②苏…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37451号

KOHIYA NO HITOBITO

© You Ikenaga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2 by Futabasha Publishers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Futabasha Publishers Ltd.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救赎咖啡屋

作 者: (日) 池永阳

译 者: 苏 航

责任编辑: 宋延涛

产品经理: 周乔蒙

特约编辑: 程彦卿

版权支持: 张 婧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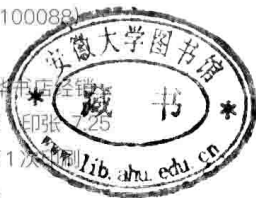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8千字 880mm×1230mm 1/32 印张 25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0552-8

定价: 38.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57933435/64243832

100度咖啡

啊，这就是一杯由池永先生所泡的热热的咖啡。

看完这本书，我就是这样想的。

或是被温柔地包围住，或是给你爽口的感觉，有时又让你静静地流泪，这是一杯与行介所泡的一样的，上等的热咖啡。

本书是以位于总武沿线的一条小商店街上的咖啡馆“咖啡屋”为舞台的短篇故事集。开头的《初恋》，讲的是咖啡屋的主人行介过去的故事。行介有着杀过人的过去。泡沫经济时期，商店街来了恶劣的开发商，发生了自行车店店主的女儿被男人们强暴的事件。那个女孩，就是智子，在事件发生的一个月后自杀身亡了。行介杀死的，正是强暴智子的团伙中的一人。

故意来挑事的开发商男子不仅不发怵，还扬扬得意地讲起强暴智子的事时，行介的心中有什么忽然爆发了。高中时代当过柔道选手，有着参加全国联赛经验的行介，使出全身力气将男人的头撞在了柜台边的柱子上。行介很清楚地意识到了自己对那个男人抱有着杀意。并非伤害致死，而是杀人罪，这就是法院对行介下达的判决。

行介被判服刑八年，他服刑期间成为监狱的模范犯人，三年后获得了假释出狱的机会，但他拒绝了。刑期结束，等待回到家后的行介的却是关门了的咖啡屋和患上心脏病卧病在床生活的父亲。行介以一己之力打理店铺，重新开了店，父亲则在开店半个月后悄然离世，行介便独自守护起自父亲那辈传下的这家咖啡屋。

在商店街的人们看来，行介杀死了袭击智子的男人，是个英雄。而行介的行为，就结果而言，是从开发商们手中守护了商店街。但是行介自己知道，他不是什么英雄，他只是被身体中冲涌而来的黑暗所捕获，不顾后果地行动了而已。

这本书里面，行介的形象设计得很巧妙。由于行介背负着很沉重的东西，对商店街的人们来说，他的存在本身就像是“楔”一样。由于身负着罪与罚，行介成了商店街上人们的心理防线一般的存在。正因此，商店街的人们才会在内心被黑暗包围时，无意识地到行介的店里来。例如《衬衫的温度》中的主人公元子，《失心的少女》中的省子，还有《裂痕》中的英治。

元子嫁到洗衣店已经二十五年了，既有每天拿着铁制的沉重熨斗的日子，也有每天拿着菜刀在厨房工作的日子。几年前，店铺关门，因为要出外打工，所以不管是店里的熨烫工作，还是悠闲的家庭料理，元子全都不做了。这样的元子，因为一件小事而发现了丈夫出轨。她质问丈夫，却从其口中得到了肯定的答案。感到自己的人生除了熨斗就是菜刀，只有这样痛苦回忆的元子，去了丈夫出轨对象所开的关东煮店。

在一个劲低头道歉、绝口不说会分开的女人面前，元子瞬间明白了自己赢不过这种女人。在回来的路上，元子偶然歇脚的店铺正是咖啡屋。元子把丈夫出轨的事，还有去见出轨对象的事情，全都告诉了行介。行介则说，他感觉那边的女性是下定了决心的。

后来的某天，元子再次造访咖啡屋，这次却是和丈夫一起来的。元子的手中握着用布包裹好的菜刀和熨斗。对着不果决的丈夫，元子提出或是和自己一起再开洗衣店，或是抛弃自己而和出轨对象在一起，如果他没有选择自己的话……

但是丈夫说了这样的话：“你的心情我懂，但你做不到。”结婚多年的夫妇之间有很多苦楚和烦闷，元子将无处发泄的恼恨全都寄托在刀上，就在她要降灾在丈夫身上的那一瞬间，抓住了她手腕的人是行介。元子和她的丈夫后来怎么样了，书中并没有写。但正因为行介制止了元子发狂，才可以看到这之后的些许救赎之光。完结在此处，正显示出池永先生笔端的慈悲来。

省子家是开日式点心店的。但是，叫日式点心店是徒有其名，能卖出去的只有八十日元一根的团子而已。这点钱别说是存下来，反而还会亏空，这一点，以店铺招牌女郎自居的省子也是知道的。但是，当知道了家中经济状况要比身为高中生的自己所想的糟糕得多时，省子开始自暴自弃了。而把这样的省子拉回来的人，是行介。行介无言地对省子端出的第二杯咖啡，成为解开偏离了正轨而变顽固的省子心结的契机。

背负着照顾瘫痪在床妻子重负的六十七岁的英治，对卡拉OK小组里认识的小他一轮的志麻子抱有好感。英治越是感到志麻子有魅力，就越觉得妻子的存在像绊脚石。明明如果妻子死了的话，身为寡妇的志麻子和自己就可以在一起了。就这样想着，英治的心渐渐着了魔，在某一天询问起行介“杀人是怎么一回事”。

行介对英治的回答，实际上我们在本书中已经读到了。这个回答背后的东西，以及那份沉重感，读过后至今还在沉甸甸地发出回响。而这就和开头《初恋》中挑明的，行介和青梅竹马的冬子间那无法实现的初恋的沉重感相结合，发出了更加深刻、苦闷的回响。

在行介服刑期间，冬子虽然由于被家人劝阻而嫁给了别人，但她没有切断对行介的思念，在行介出狱之前她便离婚回到了娘家。为了从世家中离婚出来，她选择了自己出轨。虽然知道冬子如此的心意，行介却苦恼着犯下罪孽的自己到底能不能接受她的心意。这份苦恼的深邃，全都包含进了他回答英治的话中。

的确，读这本书的时候，会觉得是在讲造访咖啡屋的人们各种各样的故事，但同时讲的也是冬子和行介的故事。不仅没有选择忘记杀人的过往，反而经常意识到这点，并选择了一条惩戒自己的人生道路的行介，和对这样的行介“迎难而上”的冬子。如果说冬子是太阳的话，那么行介杀死的男人的妻子——行介为了消除罪恶感而每个月拿出十万元交给她的朱美，就是月亮。而朱美又对行介产生了爱慕，然而当知道行介对冬子的爱恋后，朱美对行介投出了诅咒一样的话语。

作者对朱美的描写非常高明、巧妙。无论是对行介那惹人怜爱的爱慕，还是知道那爱慕绝对得不到回应时转成的黑暗感情，池永先生都丝丝入扣地描写了出来。我在想，这是因为池永先生均等而精准地看到了女人的可爱和丑恶吧。但是，菩萨和夜叉，哪一个也不是单独存在的，两者集于一身才是女人，这就是池永阳故事观点中的女人。正是这点让人感到可怕，又让人感到可怜。然而，这又不仅仅是对女人的观点，也是对人类的观点，这就更加让人觉得可怜了。

或狡猾，或惹人厌，或坚强，或温柔，人类既有表也有里，这是理所当然的。有时也会筋疲力尽，被内心的黑暗所影响，感觉被世界抛弃了。不管是谁，都有抱着一肚子怨恨想要倾诉的时候吧。但是，没关系的，一定有能让你打消这种念头而站稳脚步的人或事物存在。

但是，也有人觉得自己并没有这样的人或事物吧。这个世上，无论哪个方面都不景气，每天都是各种负面的新闻。但是，正是对这样想的人，我才想把池永先生的故事书送给他们看，想让他们喝一杯池永先生用心泡的咖啡，喝完咖啡的时候，故事结尾行介说的“是啊，人生是一直一直继续下去的”这句话应该会在心中回荡吧，然后就能够再次前行了吧。

吉田伸子

目录

序言
100度咖啡

1. 初恋

他喜欢凝视火焰。
看着那摇曳的橙色火焰，心底深处沉淀下来的东西被剥落掉，全身都从倦怠感中解放了。

31

2. 温度 衬衫的

熨烫要留一纸之隔的间隙，这是温柔地对待布料质地的熨烫方法。夫妇之间也是一样的，要有一纸之隔的间隙。

63

3. 少女失心的

自己的身体被贴上了具体的价签，
让她有一种新鲜的震惊感。

95

4. 裂痕

爱上一个男人时，你会敞开自己的心。
受了伤之后，才知窗缝会吹进隙间风。
这都没关系，只要你还活着就可以。
总有一天，你会被老天的仁慈眷顾。
那天早晨，你可以像小鸟一般，
在他的怀里睡到天亮。

129

5. 的九年前
了结前

能忘记的事情，放着不管就会忘记，
忘不了的东西，到死都忘不了。

161

6. 分手费

千果用手将咖啡杯捧起，
慢慢地凑到嘴边。稍稍呷一口，
即便如此也很热烫。虽然烫，
但能感觉到舌头上渐渐地渗出醇厚的
苦味来。

191

7. 再恋

冬子的手太柔软了。
因为太过纤细了，要是行介那骨节突出的手
反握回去的话，感觉会很容易破坏掉一样。
那是太过重要的手。行介不再动手指，两人
只是手交叠在一起默默地看着电影。

1

初恋



初恋



他喜欢凝视火焰。

看着那摇曳的橙色火焰，心底深处
沉淀下来的东西被剥落掉，全身都
从倦怠感中解放了。

他喜欢凝视火焰。

看着那摇曳的橙色火焰，心底深处沉淀下来的东西被剥落掉，全身都从倦怠感中解放了。

行介凝视着酒精灯的火焰。

由于正在被加热的是咖啡壶，四周都飘荡着一股咖啡豆特有的香气。

“冬子的事，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呢，阿行？”坐在柜台前面小口呷着咖啡的岛木肩膀微微颤动，小声地问。

“怎么办？”把视线从火焰移向岛木的脸，行介也小声回问。

“今天也露面了不是吗？无论怎么想，那都只能是想要求阿行你做出什么反应的表示。”岛木又动了动肩膀，做出个指向后面座席的动作来。

“算上你说的今天，冬子来这家店也不过是一周两次，跟偷懒翘班每天都来的你不一样。应该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理由。”行介心不在焉地说。

“虽说如此，但冬子和阿行你，以前交往过吧。这样有故事的女人一个人来喝咖啡什么的，果然还是……”岛木眼珠朝上瞧着行介，“话说回来，冬子真是美人啊。不管多大了也是这条商店街的街花呀，离婚回娘家后感觉反而更漂亮了。”

行介忽然感觉心口一阵刺痛。是啊，冬子是离婚之身，而自己是有前科的人，两人都是与平凡的幸福无缘之人，所以在别人看来才显得很合适，但行介完全不这么想。

“高中时代的冬子真是可爱啊，穿着水手服，前额的头发被汗浸湿的样子……然而她现在成了离婚的孤独、可怜

之身。不想想办法不行啊，阿行。这个时代还因为没有孩子而离婚，简直没法想象。”

行介、岛木和冬子，都是位于总武沿线一条小商店街上的居民，三人是从小学时候就认识的儿时玩伴。岛木家开的是名为“阿露露”的洋装店，冬子家开的是“荞麦铺·辻¹井”，行介家开的则是名为“咖啡屋”的咖啡馆。

冬子离婚回到娘家是两年前的事。原因虽不明，传言似乎是因为没有孩子。如果传言为真，虽然听起来很稀奇，但考虑到她嫁的是茨城县的世家，虽然令人意外但也可能就是事实。毕竟冬子是相亲结婚的。

行介出狱则是在一年前的冬天。行介和冬子都已经三十六岁了。

岛木虽然看不到，但站在柜台里的行介能很清楚地看到端正地坐在里面位子上的冬子。行介的视线从冬子的脸上扫过，熟练地将壶中的咖啡倒入杯中，这是给刚进店的冬子倒的。

由于咖啡店由行介一人照料，所以将饮品端至客人面前也必然是行介的工作。托盘上放好本店特制的白兰地咖啡，行介缓步走向里面的座位。

“久等了，冬子。”行介低声说道，把咖啡轻放在桌上。

仿佛是在弯腰的行介耳边说话一般，冬子开口：“不是因为没孩子而离婚的，是我出轨了。”

看来是冬子听到了他和岛木的对话，即便如此……

1 日本地名用字。

冬子依然用称得上纯真无邪的明亮眼神一直看着行介。总感觉在哪里见过这个眼神，那应该是——小学一年级的時候。行介和冬子在一个班，座位也离得不太远。

那是小学入学两个月左右的事，班主任女老师向全班同学提出了“将来想要做什么”的问题。行介说自己想当电车司机，而冬子的回答简直是杰作。

“我想做行介的新娘。”冬子如此干脆地回答。

即便都是小学生，教室里还是沸腾了。行介心里咯噔一下，小心翼翼地看向冬子的脸，结果撞上那太过明亮的目光。行介慌忙移开了视线，将目光投向窗外。校园的角落里种植的樱花被风轻拂，花瓣飘散。看到那奇妙的染着红色的鲜艳花瓣，行介的脸也染成了红色。

冬子的目光和那时候的一样。

将牛奶瓶放在咖啡杯的一侧后，行介慢慢地站直了腰板，难以启齿地开口问：“那是说——”

“我出轨了，被夫家赶了出来。”

“那是说，冬子你——”行介的声音有些嘶哑。

“这儿的咖啡很好喝呢，跟叔叔做的味道一模一样。”

“十分感谢。”

5

行介没有继续话题，而是像平时对待客人一样客气地离开了。刚一回到柜台里，岛木马上就开口询问他：“看上去像是一场深刻的对话，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无聊的话罢了。”

“是什么无聊的话？”

“关于明日天气的。”

“天气！”

“对。明天似乎会下雨，不太适合洗衣服这样的谈话。”

“哦。”岛木用鼻子使劲出气，“阿行还是一如既往的很不会说谎啊。一对这样年纪的男女，居然聊明日天气这样的话题。”

行介无视了岛木的发言，明明没有客人，他还是点燃了酒精灯。一看到火焰，他的心就沉静了下来。

“我出轨了。”

冬子确实是这么说的。

虽然出轨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但是从冬子口中听到这句话还是让行介很震惊。没有比冬子更不适合这句话的女性了，从孩童时代到嫁人为妻，冬子一直都是个踏实而开朗的姑娘。这是怎么回事呢……

行介瞅了一眼里面的座位。

冬子以背部挺直的姿态，静静地把杯子捧在手中喝着咖啡。那是不给人一丝可乘之机的端坐姿态。以前冬子的气息没有这么严肃，是更加柔和、富有女人味的。那为什么……现在冬子的姿态变得如此硬质了呢？当然，严肃的冬子毫无疑问是美的。不如说，对行介的目光来说，这种姿态太过新鲜了。行介的喉咙咕咚了一声。

“我到现在还念着冬子，而冬子也是一样。”

心底深处有个声音在这样喊，行介的视线重新看向酒精灯的火焰。那是与冬子的感觉完全不同的，能将人心缓缓融化的柔和的颜色，会令人感觉得救了一般。

“怎么了，阿行，你的表情看起来比平时还要深刻呢。为什么还热上咖啡了，也不会再来新客人了吧？”

岛木慢慢地转过头，视线看向冬子。